

世界读书日 跟着名家去读书

□耿香华



每年的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,其全称为世界图书日,又称“世界图书日”。最初的创意来自于国际出版商协会。1995年11月15日,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宣布,确定每年4月23日为“世界图书与版权日”,设立目的是推动更多的人去阅读和写作,希望所有人都能尊重和感谢为人类文明做出过巨大贡献的文学、文化、科学、思想大师们,保护知识产权。

如果请这些为人类文明做出贡献的大师为我们推荐阅读节目,那对我们来说,该是何等美味的一道大餐!而跟着自己喜欢的作家读书,是不是一种幸福而靠谱的读书方式呢?又一个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,笔者整理了多个领域的名家推荐书目,希望对读者诸君有所启发,希望4月23日不只是个纪念读书的日子,而是以此为契机,让读书成为自知与自觉的行动,成为生活不可或缺的一个组成部分,让我们与书相伴并且乐在其中。

法学名家周大伟荐读《电车难题:该不该把胖子推下桥》:体验法律人的独特思维方式

法国文豪维克多·雨果在《悲惨世界》和《九三年》中,苦心孤诣地告诫人类:在所有的美好梦想以及所谓真理之上,始终存在着一个永恒原则,这就是人道主义。不过,在法学家提出的“电车难题”面前,雨果的理念横遭解构。在这本畅销名著中,面对“为了保全五个人的生命而不得不牺牲另外一个人的生命”这一难题,人们不妨来体验一番法律人独特的思维方式。

这是全世界大学课堂讨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。这本书虚拟了一桩符合“电车难题”情境的事件及随之而来的审判,检控官、法官、被告、受害人家属、媒体等各路人马纷纷登场,各自表态,一场思维的激烈碰撞就此展开。作者还结合案情与审判进程中的讨论热点,言简意赅地介绍了古往今来若干大哲学家的主要思想与贡献,展示诸位先哲对于当今社会的影响。这本书并不是来解决电车难题,电车难题也确实难以有一个确切的答案。它更像是一把钥匙,拿到这把钥匙的人,可以去开启智慧之门,启动你的思考。

作家梁晓声荐读《从前的先生:盟史零札(1939—1950):为民盟整理了一部“简史”

冠生此书与众不同。他不是以司空见惯的方法为我们民盟编了一部年表,亦非一般意义上的大事记,而是梳理出了一部中国民主同盟的思想简史。

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以及主要人物的传记,至今差不多出齐了。在他们各自的传记中,与民盟的关系无一例外地是政治色彩强烈的一章。他们都是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中国知识分子,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便都是热衷于政治的人。起初的他们,虽忧国忧民,却几乎都不认为唯有参与了政治的组织,跻身于政治的舞台,才能践行为国家为民众服务

的使命。他们中,大多是准备无怨无悔地将自己的一生奉献于教育兴国、文化传承、改造乡村、扶助弱民的事业的。他们的思想后来统一在民盟这一政治组织之中的过程,正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为国家之方向、民生之出路而上下求索的过程。他们每一个人头脑中当产生出来的政治思想,必然是民盟这一中国知识分子集团的政治主张的部分体现。只有将他们所有人的政治思想形成的过程梳理清楚,才能梳理清楚民盟当年政治主张形成的过程。而若不能呈现这一过程,民盟的思想简史便无从谈起。这一点,冠生做到了。不但做到了,而且呈现得清清楚楚,明明白白,有根有据。

作家冠生,曾创作出版过大量有影响的小说、散文、随笔及影视作品,是中国现当代以青春文学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。短篇小说《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》、《父亲》,及中篇小说《今夜有暴风雪》分获全国优秀小说奖。而冠生的这部《从前的先生:盟史零札(1939—1950)》却与其他作品有所不同,他将精彩、渊博、厚重、亲切的先生们,排成了星汉灿烂的人物长廊,让今天的我们能够领略先生们当年的风采。

经济学家梁小民荐读《凯恩斯的中国聚会:经济学的那些人和事》:经济学也可以有趣

这是一本普及经济学知识的书,全书分三部分。首先讲外国经济学家与贡献,然后讲中国经济学家与贡献,最后讲一些经济学的事。作者是1985后一代新人,读书不少,介绍中对经济学系的人与事抓住了主要问题,介绍也相当通俗,即使是没学过经济的人也可以读下去,且有所收获。尤其是介绍了许多经济学著作,有兴趣的人可以进一步去读这些书。经济学的书往往是枯燥的,但这本书写得相当有趣,甚至让人一开始读就放不下。语言尽管不老到,却也通畅。这样的好书近年来并不多见。尤其这本书出自一位不到三十岁的年轻人。看到新一代如此快成长起来,让人高兴。

伴随着中国经济体量超过日本,追赶美国,95%的人将95%以上的生命都耗在了市场的打拼上面,关于经济的问题越来越多,经济观念转型决定中国未来格局。经济学不仅属于经济学家,也应该属于所有人,尤其是普通民众。经济学应该作为一项普遍常识加以推广,掌握其原理应该作为现代公民的素养之一。

日本作家村上春树荐读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:好像命中注定一样始终牵扯着我

作为小说家,我把它看作是一个标准,一把尺子,是看清自己位置的一件标志,然后时而叹息,时而全身紧张,好像命中注定一样始终牵扯着我。说是不可思议也行,但如果小说里没有了不可思议,又有谁去读小说呢?

斯科特·菲茨杰拉德的文章具有独特的美感和韵

律,会让人联想起优秀的音乐作品。他用这种节奏驾驭着文字,就像童话故事里魔法豆的枝蔓向天空伸展一般展开他的叙述。流利的语言接连诞生,不断成长,为寻求空间流畅地在空中移动,真是一幅美丽的景色。在这种时候,逻辑和统一性偶尔也会被逼到某个角落。语言被吸入空中,多样而暧昧,存在着各种暗示、各种可能。

村上春树曾说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、《卡拉马佐夫兄弟》和《漫长的告别》是他作为读书人和作家的人生中不可或缺的小说,其中最令他爱不释手的是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。他不仅翻译了这本美国小说,而且还写过很多相关的书与文章,出版了一本厚厚的名为《菲茨杰拉德书》的导游册。他在获讲谈社颁发的“群像新人文学奖”致辞时曾说:“菲茨杰拉德有句话,大意是如果没办法跟别人说不一样的事情,那就用不一样的话来说,他的这句话完全成了我的写作指南。”

作家刘恒荐读《时间的女儿》:她的灵气有点张爱玲那个劲儿

我看这个孩子的文字的时候,觉得她的灵气有点张爱玲那个劲儿,但她没有张爱玲那种阴郁那种冷。这个孩子非常有才华,对文字的支配非常犀利。她如果想再让自己这个流星更加闪亮的话,她可能得直面人生的痛苦。人生的痛苦是常态,是没有预期的,它会把你生活的方方面面全打成烙印,这个时候你的文字会刻下更深的刻度,会更加闪亮。

这个孩子自我反省的地方非常多。她的那个放大镜一下就对准了自己,把自己心里最隐秘最细微的东西全部清晰化,就好像用内窥镜来探索自己皮肤里的器官一样,而且展示给你。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她的过人之处,独到之处。

这个被刘恒称为孩子的八月长安,出生于上个世纪80年代末,曾是哈尔滨市高考状元。自2009年推出长篇青春小说《你好,旧时光》以来,她的作品一直备受80后、90后关注,被誉为青春文学领军作家。这本《时间的女儿》是她创作生涯中的首部散文集,她在书中回忆起自己青春时期的闺蜜、损友、表姐,学业上的对手,喜欢的男生……同时她也坦诚地向读者“曝光”了青春期所洞悉的长辈的种种不完美——公开学生隐私的班主任、性情刚硬的妈妈、不擅表达的爸爸、重男轻女的奶奶……他们的言行对青少年三观的塑造、眼里光芒的汇聚或磨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因此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作为独生子女的80后一代人自学为人处世之道的标本。

八月长安曾说:“因为写作,我安放了自己,也改变了别人的人生,鼓励他们去成为眼里有光芒的大人。这就是我一直写下去的意义。”而我们的人生,会否也在阅读中有所安放呢?

假如我们诚心想做一人,“培养情趣,提高境界”,只此八个字,便可一生受用不尽;只要我们肯读书,能遵循此八个字来读,便可获得一种新情趣,进入一个新境界。各位如能在业余每天不断读书,持之以恒,长则十年二十年,短或三年五年,便能培养出人生情趣,提高了人生境界。那即是人生之最大幸福与最高享受了。

说到此,我们再进一步来谈一谈读书的选择。究竟当读哪些书好?我认为,业余读书,大致分下列数类:

修养类的书。所谓修养,犹如我们裁种一盆花,需要时常修剪枝叶,又得施肥浇水;如果偶有三五天不关心照顾,便决不会开出好花来,甚至根本不开花,或竟至枯死了。中国有关人生修养的几部书是人人必读的。首先是论语。切不可以为我从前读过了,现在毋须再读。正如天天吃饭一样。再次是孟子。如能把这两书经常放在身边,一天读一二条,不过花上三五分钟,但可得益于无穷。此时的读书,是各人自愿的,不必硬求记得,也不为应考试,亦不是为着要做学问专家或是写博士论文;这是极轻松自由的,只如孔子所言“默而识之”便得。只这样一天天读下,不要以为没有什么用;如像诸位每天吃下许多食品,不必也不能时时去计算在里面含有多少维他命,多少卡路里,只吃了便有便益;读书也是一样。这只是我们一种私生活,同时却是一种高尚享受。

欣赏类的书。风景可以欣赏,电影也可以欣赏,甚至品茶喝咖啡,都可有一种欣赏。我们对人生本身也需要欣赏,而且需要能从高处去欣赏。最有成效的莫过于读文学作品,尤要在读诗。这并非要求大家都做一个文学家;只要能欣赏。谚语有云:“熟读唐诗三百首,不会做诗也会吟。”诗中境界,包罗万象,一年四季,天时节令,一切气候景物,乃至飞潜动植,一枝柳,一瓣花,甚至一条村狗或一只令人讨厌的老鼠,都进入诗境,经过诗人笔下晕染,都显出一番甚深情感,趣味无穷;进入人生所遇喜怒哀乐,全在诗家作品中。当我们读诗时,便可培养我们欣赏自然,欣赏人生,把诗中境界成为我们心灵欣赏的境界。如能将我们的人生投放沉浸在诗中,那真趣味无穷。

博文类。这类书也没有硬性规定;只求自己爱读,史传也好,游记也好,科学也好,哲学也好,性之所近,自会乐读不倦,增加学识,广博见闻,年代一久,自不寻常。

新知类。我们生在这时代,应该随时在这时代中求新知。

消遣类。其实广义说来,上面所提,均可作为消遣;因为这根本就是业余读书,也可说即是业余消遣。但就狭义说之,如小说、剧本、传奇等,这些书便属这一类。如诸位读水浒传、三国演义、红楼梦,可看是消遣。

对于张幼仪来说,这段感情并不是一个好的爱情故事。情感的败笔,像一摊浓浓的墨,泼洒成了她灰凉的人生。这是人们的断言,却也是人们对她最大的误解。其实,张幼仪年少时也并非人们常以为的封建闺阁女子。她出生在书香门第,十二岁时便进入了苏州一所教授西洋学科的师范女校。而当时她的愿望是“希望把书念到最后一天”。

可美好的故事说到“但是”便换了调子。但是适婚年纪的她,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下嫁给了徐志摩,那些

读书与做人

□钱穆

我们离开学校后,不论任何职业、任何环境而读书,这是一种业余读书,这种读书,始是属于人生的大圈子中尽人应有之一事;必需的,但又是自由的。今问此种读书应如何读法?下面我想提出两个最大的理想、最共同的目标来:

一是培养情趣。人生要过得愉快、有趣味,这需用工夫去培养。社会上甚至有很多人怕做人了,觉得人生乏味,对人生发生厌倦,甚至感到痛苦。这只是他失了人生的情趣了。这便得培养他对人生的情趣;而这一种培养人生情趣的工夫,莫如好读书。

二是提高境界。所谓境界者,例如这讲堂,在调景岭村中,所处地势,既高又宽敞,背山面海;如此刻晴空万里,海面归帆遥驶,或海鸥三五,飞翔碧波之上;如开窗远眺,便见眼前呈露的,乃是一片优美境界,令人心旷神怡。即或朝日已匿,阴雨晦冥,大雾迷蒙,亦别有一番好景。居住有境界,人生亦有境界;此两种境界并不同。并非住高楼美屋的便一定有高的、好的人生境界,住陋室茅舍的便没有。要知人生境界别有存在。这一层,或许对青年人讲,一时不会领会,要待年纪大了,经验多、读书多才能体会到此。我们不是总喜欢过舒服快乐的日子吗?当知人生有了好的高的境界,他做人自会多情趣,觉得快活舒适。若我们希望能到此境界,便该好好学做人;要学做人,便得要读书。

为什么读书便能学得做一个高境界的人呢?因为在书中可碰到很多人,这些人的人生境界高、情味深,好做你的榜样。我们都是普通人,但在书中遇见的人可不同;他们是由千百万人中选出,已经得起长时间的考验而保留以至于今日,像孔子,距今已有二千六百年,试问中国能有几个孔子呢?历史上有不少人物,他们都因做人有独到处,所以为后世人所记忆,而流传下来了。

书摘

摘自《历史与文化论丛》

2017年4月

九州出版社

历史与文化论丛

2017年4月

历史与文化论丛</